



直面现实 创新表达

——2023年中国现实题材电影的突围与局限

□ 李翠芳

2023年是中国电影的复苏之年，来自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电影总票房为549.15亿元，其中国产影片票房为460.05亿元，占比为83.77%。回顾2023年的中国电影，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充分凸显了较高的艺术追求和市场价值，古典文学与历史文化交相辉映，“新主流”大片凸显历史情怀，“重工”科幻电影雄风再起，犯罪悬疑题材异军突起，动作片尽显硬核本色，动画电影重塑国风美学，文艺电影传达人文情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现实题材电影集中爆发，彰显强劲活力，引发了广泛的热议，给观众以全新的观影体验。

关注个体命运，反映社会问题

2023年的现实题材电影凭借对真实事件的真切关注及对现实人性的深度探询，成为年度电影最突出的现象。《孤注一掷》应和了缅北电诈的社会热点，《三大队》追踪重大恶性案件，《我本是高山》关注山村女子教育，《消失的她》探寻女性爱情婚姻，《坚如磐石》反映扫黑除恶斗争、弘扬社会正义。而且，这些电影大多改编自真人真事。《我本是高山》《吾爱敦煌》分别改编自两位杰出女性张桂梅和樊锦诗的事迹，《消失的她》改编自“中国孕妇泰国坠崖案”，《八角笼中》改编自四川凉山“格斗孤儿”的真实事件，《第八个嫌疑人》改编自1995年震惊全国的武装劫钞案，《三大队》改编自纪实文学《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不止不休》取材自《新闻周刊》发表的一篇报道《中国1.2亿人的反歧视主张》。真人真事和社会热点相融合，为2023年的现实题材电影提供了重要创作资源。

关注个体命运，彰显强烈的人文情怀，是这些电影的价值导向。《八角笼中》的少年身处泥泞但是奋斗出笼，《消失的她》用悬疑外壳聚焦常态焦虑与内在危机，《白塔之光》中的中年男人屡遭生活的摔打却最终与过去和解，《三大队》用不凡的故事重现忠诚为民的信念和善恶有报的坚守，《我本是高山》里张桂梅执着教育事业实现自我价值，《不虚此行》中的落魄编剧在与普通人的交往中找到人生的方向，《无价之宝》始于债权债务的“改装家庭”演绎出平凡人生的温暖真情……对个体命运的关注让2023年那些充满文艺气息的现实题材电影大为流行。《白



电影《不虚此行》剧照

塔之光》《永安镇故事集》《河边的错误》等虽然在营销宣传中带有商业片的操作规范，但从本质来说，它们属于文艺片。这些文艺片呈现的人性光辉和人文情怀，让它们摆脱“小众”走向大众。

近年来，随着现实题材创作的风行，现实题材电影逐渐形成了自身的风格，注重叙事话语策略，并在现实表达风格方面不断进行尝试和探索。与此相关，学术界和影视行业对当前的现实主义进行了多层面的思考，提出了温暖现实主义、平实生活史诗、诗意现实主义等概念。这也从理论层面上表明，当前现实题材文艺作品的确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风格和价值取向。这些现实题材电影虽然立足于普通人的生活，但小中见大，揭示的是广阔的社会问题，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追求向上向善的情感体验，注重类型叙事的融合互渗，从语言、类型、题材和样式等多方面描摹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生活，从而实现了具有中国风格的现实题材表达，为构建中国电影叙事和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吸引年轻观众，链接大众情绪

话题性无疑是2023年现实题材电影票房突围的关键因素。这些电影从各个角度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了反映和表现，风格朴实、接地气，贴近大众情绪，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孤注一掷》《消失的她》《八角笼中》《坚如磐石》《第八个嫌疑人》《三大队》《涉过愤怒的海》等都涉及颇具人性、争议性和蔓延性的话题。这些电影不仅在主题上切中大众的关切点，而且影片中的人物选择、细节处理、演员表演等都带“爆破点”，引发了观众的热烈讨论。与此同时，电影发行方也紧随这些话题，通过口碑渲染、宣传造势以及不同艺术作品之间的梦幻联动，积极推动话题的发酵和持续，开启电影内外话题的滚雪球效应，从而带动了一轮轮的观影热潮，成就了2023年现象级的现实题材电影。

事实上，创新表达是现实题材电影走红的根本原因。电影是一种艺术，观众的观影是一种艺术审美的过程。话题性只是一部电影走向观众的一种先导性因素，现实题材电影的流行说到底应该归功于故事讲述的方式、主题题材的选择、视觉效果的营造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创新性。如《坚如磐石》将悬疑、侦破、爱情等类型元素熔于一炉，《八角笼中》综合运用体育、励志、悬疑等各种热门元素，《吾爱敦煌》注重对考古真实性、历史性的展现，《无价之宝》以东北地区独特的诙谐幽默将故事娓娓道来，《忠犬八公》《再见，李可乐》则通过动物的视角讲述家庭的矛盾、时代的变迁以及生活中的勇敢与爱。

现实题材电影的爆款频出也与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的几个重要现象就是，好莱坞电影的吸引力明显下滑。这固然与好莱坞电影类型固化、续集翻拍缺乏新意、

题材和制作缺乏突破有关。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电影工业水平的提高、类型的丰富多元和艺术水平的持续提升。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好莱坞电影的工业美学对中国市场已不再是一种稀缺资源。中国电影的类型叙事日益丰富，观众选择余地明显增大。同时，观众的年轻化结构也强化了市场对现实题材的偏好。年轻一代观众与不断重复的好莱坞IP之间并没有形成强烈的黏合力，他们更专注于日常生活，积极关注社会事件，主动参与热点讨论。而现实题材电影贴合了这种需求，进一步满足了年轻观众注重仪式感、生活化和现实意义的追求。

坚守艺术水准，筑牢价值内核

回顾2023年的现实题材电影，我们会发现《消失的她》《第八个嫌疑人》《孤注一掷》《坚如磐石》《河边的错误》《三大队》《瞒天过海》《涉过愤怒的海》《热搜》《鹦鹉杀》等，都明显带有“犯罪悬疑”类型元素。这种类型虽然强化了电影的故事性，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和市场的讨论度，但是从长远来说，类型的趋同化会削弱电影叙事的多样性探索，阻碍电影的叙事创新，最终引发观众的审美疲劳。

这就是辩证性的一体两面，来源于现实生活的现实题材电影自带现实事件的流量和渲染性，但是也容易拘泥于已有素材资料，缺乏故事架构上的创新和突破以及主题表达上的深化和升华。尤其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更容易让观众以“对号入座”和“比对”式的心态观看电影，从而引发一些争议，比如说细节上的“挑剔”。2023年的现实题材电影大多引发过强烈的争论，如《消失的她》中两个女主角的表演痕迹较重，令人尴尬；《孤注一掷》中人物精神逻辑经不起推敲，仅靠逼真的噱头和暴力场面来强行唤起观众共情，等等。现实题材电影本质上呈现的还是一种艺术化的现实生活，创作存在较大的难度，需要好好处理现实与虚构、真实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而艺术性显然成了当下现实题材电影的创作短板。2023年的现实题材电影在故事情节的架构、人物角色的复原、演员表演的风格等方面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孤注一掷》的故事逻辑不够严谨，《不虚此行》中声音画面的处理令观众水土不服，《八角笼中》叙事主题偏离游移，《不止不休》中主角与各种事件相互脱节等。

还需要注意的是，过度的商业化和话题化也会导致电影主题深度的缺失，进而影响观众对电影的理解。在铺天盖地的营销宣传中，现实题材电影在银幕上“热火朝天”，实际上反映的许多问题浅尝辄止，缺乏应有的反思、警醒与启迪价值。对中国电影而言，行业的复苏是外在的契机，而非成功的保障。中国现实题材电影已然密切关注到了与观众之间的多元联系，若能更好地坚守艺术水准，筑牢价值内核，不让教育意义遮蔽美学追求，不让商业利益高于现实表达，一定会更加值得期待。



电影微光 照亮成长路

□ 郭钦

从记者转型做导演，周勇参与创作了20余部影视作品，其中多为儿童电影，如《会说话的风筝》《网络妈妈》《孝女彩金》《闪光少年》等。

不久前，周勇执导的电影《音乐课》在泰和县水榭乡开机。该片取材于第25届“江西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泰和县水榭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惠文的事迹，讲述了一名乡村音乐老师带领山区孩子吹奏竹笛、用音乐抚慰心灵的暖心故事。近日，笔者采访了周勇。

“《音乐课》感动了我，也希望能感动你们”

郭钦：您为什么会想到要创作这样一部影片？

周勇：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朋友带我和编剧黄胜去泰和县水榭乡采风。那里风景优美，山清水秀，还有民风淳朴的畲族村落。在经过水榭乡中心小学时，我突然被一阵悠扬动听的笛声和孩童的笑声吸引，不禁驻足细听。原来，是一名年轻老师带着学生在吹笛子，这位老师就是《音乐课》的主人公周鸣的原型肖惠文。村里很多年轻人外出，而肖惠文返乡做了一名音乐老师，他结合本土特色的竹笛教学，让许多留守儿童的脸上绽放了笑容。看到肖惠文与学生们的亲密无间，孩子们陶醉在笛声中，我很受感动。于是，我和编剧黄胜萌生了创作《音乐课》的想法。

郭钦：您想通过这部电影给观众带来什么？

周勇：当前乡村教育中，普遍存在着师资力量薄弱的问题。乡村教师工资较低，待遇不够高，很多教师不愿意在乡村。我希望这部片子，能引起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育，吸引更多的老师走进乡村，或者带给那些乡村教师一些宽慰和温暖……一部电影的力量或许有限，但哪怕是有一点点推动作用，也值得去做。

郭钦：电影《音乐课》取材真实事件，您如何进行二度创作？

周勇：真实的故事往往平实，缺乏戏剧性，所以在剧本创作的过程中需要做一定的改动。片中主人公周鸣代表了许多多像肖惠文这样敬业奉献、扎根乡村的优秀老师。片中另一个主人公雷飞，这个天真质朴的农村娃因为家庭的不完整而失去了年幼的快乐。周鸣带着竹笛闯入了他原本一潭死水的生活，让他重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在与周鸣相处中，他逐渐对未来燃起希望，变得活泼开朗。雷飞这个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但他是众多农村留守儿童缩影的缩影。音乐打开了他们的心扉，也重塑了他们的内心世界。

郭钦：记者注意到，《音乐课》中融入了许多畲族元素？

周勇：是的。影片中融入了畲族服饰、竹竿舞、长桌宴等畲族传统文化元素。片中的雷飞是一个畲族小孩，顽皮又不爱学习，是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刺头”，但是雷飞有畲族人特有的天赋，乐感很好，能用树叶吹出美妙的曲调。这让周鸣找到了方向，他决定成立竹笛班，教孩子们吹竹笛，把这些畲族小孩的音乐天赋发挥出来。因为音乐，孩子们变得自信起来，周鸣也变得开朗起来，找到了人生价值。

“好的儿童电影，能让孩子们微笑着前行”

郭钦：在国产电影中，儿童电影产量较低，收益也往往不确定，是什么原因促使您一直坚持拍儿童电影呢？

周勇：尽管儿童电影不好拍，但是我始终相信一部好电影很可能成为孩子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从而改变他们的一生。

郭钦：创作儿童电影，最重要的是什么？

周勇：最重要的一点是片子要好看。儿童电影是拍给孩子们看的，要有生活气息，要有快乐，要尽可能避免成人视角，不能拍得太沉闷。片子要呈现出孩子的勇敢、坚强、善良和纯真，让他们在了解了这个世界纷繁复杂、美丑并存的真相之后，还能温柔地爱它，微笑着前行。

郭钦：您觉得一个合格的儿童电影导演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周勇：首先，儿童电影导演要有一颗童心。其次，专业功底要强，要善于讲故事，画面呈现要唯美，音乐也要做得富有感染力。如此，作品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过了10年、20年都不落后。我很喜欢伊朗儿童电影《小鞋子》，现在看来，它仍然是一部很好的儿童电影作品。

当然，我目前有些还没有达到，我会继续努力。完成《音乐课》后，我想创作一部关于体育竞技摔跤格斗的电影。萍乡有位叫朱志辉的老师，他是摔跤能手。我打算以他为故事原型，讲述其背后的励志故事。

鄱湖生态文明的诗化呈现

□ 汤晓芳

“鄱阳湖”“生态”“禁渔”……看到这些词，估计谁都很难将其与一部原创舞剧关联起来，即便是戏曲、话剧或音乐剧舞台艺术创作也绝非易事。而《大湖之灵》就是这样一部敢于多元化探索的优秀原创舞剧。舞剧由江西省文联、九江学院联合打造，采用现代舞蹈的诗化抒情、戏剧化表达与身体叙事相结合手法，凸显鄱阳湖生态文明主题。

《大湖之灵》以鄱阳湖畔年轻渔女芦荻为主人公，透过个人视角，聚焦了鄱阳湖禁渔前后渔民生活与心态的变迁。借助精湛的舞蹈演绎、精妙的音乐服装、独具赣鄱特色的舞美等叙事，呈现了鄱阳湖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生态之美。舞剧从“行为、情感、精神”的三种共同体叙事，完成了共同体美学建构；从题材编创上讲述时代、反映时代，体现了艺术创作的“当代性”在场。

身体到行为：“劳动”叙事诠释共同体美学

在《大湖之灵》中，有许多震撼人心的劳动场面，开场即是渔女编织渔网、渔民捕捞的壮丽场景，舞台背景是波光粼粼的大湖，演员们的舞蹈动作丰富、细腻、精致，表达了当地渔民捕鱼作业时欢快的心情。舞蹈作为“有意味的形式”，形神兼备的舞蹈技巧与劳动行为结合，展现了民族性、地域性的独特风貌，给观众提供了共同体审美的意义空间。

舞剧素有抽于叙事的困境，身体叙事成为叙事的主轴。《大湖之灵》分为四幕：第一幕讲述女主角回忆欢快的渔歌子、与父亲嬉闹的场景；第二幕依据生态景象上一幅幅照片，回忆捕捞的辛劳和过度索取的贪婪；第三幕讲述芦荻在狂风暴雨中失去父亲的痛苦；第四幕展现了万鸟竞飞的大美鄱阳湖。该剧的故事时间跨越几十年，却没有遵循成长轨迹展开叙事，而是“以戏剧的手段、舞蹈的身体逻辑进行叙事”，通过蒙太奇倒叙等手法，将“今天”和“昨天”有机衔接起来，以“劳动”身体叙事将不同时空、场景及故事情节叠加，塑造了一个鲜活的人物，达成了个人与家国同构的共同体美学。

共识到共情：“空间”建构共同体美学意蕴

舞剧强调情绪的流动、感染力的蔓延等。《大湖之灵》中渔网作为简洁的道具贯穿始终，突出了舞蹈肢体的语言的表现力。舞台空间是舞剧作品的主要媒介，承载着情节结构的发展、人物形象的塑造、主旨美学的表达等功能。《大湖之灵》的舞台



舞剧《大湖之灵》剧照

设计别出心裁，运用蓝色“大湖”装置，打造奇观化视觉冲击，构筑跨越时空的场域与画面。过度捕捞时，舞台地面的湖水变成红色，舞台背景幻化成炫酷的黑洞，甚至出现伸出双臂仰天“索取”的黑色群像，展现了血腥的捕捞场景，带给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大湖之灵》运用了大量象征主义手法，以外部环境隐喻内心世界，充满诗意与浪漫。例如，重叠的渔网代表劳作的欢快，荷花象征着美好生态，鱼骨寓意竭泽而渔的恐怖，鸟的翅膀意味希望的回归，而非丰水草则隐喻生机勃勃的绿色生态。在象征中融合本体特色与鄱阳湖生态发展语境，达到“美”与“共”的统一与意蕴整合。

《大湖之灵》从微观视角出发，在宏大叙事中化解现实矛盾，讲述具有特殊鄱阳湖记忆的叙事文本，人物塑造、情感传递、舞蹈语言等方面独具个性。舞段由生活劳作中提炼，舞蹈姿态、造型、构图、调度呈现丰富的审美层次，形成舞剧与观众共同体审美。长江“十年禁渔”的禁捕令下达后，村民与村支书发生冲突，一组争夺渔网的舞蹈动作扣人心弦，生动展现了生态保护观念上的严重分歧。鄱阳湖“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达成共识，渔民的生活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大家停船靠岸收起渔网……细腻、服饰、富有时代感的道具、贴切的音乐、创意精湛的舞步，使剧场空间的情绪铺垫层层递进、叠加，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再现到记忆：题材创编的“当代性”在场

当代题材的“当代性”表达，历来是舞剧创编的难题。《大湖之灵》的题材取自江西本土，长江文化土壤孕育了该剧。总导演花鸣表示：“这是一部以鄱阳湖生态为话题的当代现实主义舞剧创作，呼吁生态的背后实则探讨的是‘命运’。”本剧主人公芦荻在“十年禁渔”后回到故乡，儿时的记忆历历在目，过往的“爱与痛”似乎变得更加清晰，大美鄱阳湖的盛景也成为当初选择的历史验证，无不展现了守望绿色、守望生态的主题。

《大湖之灵》立意宏大，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该剧从细微处入手，塑造了鲜活、真实的人物形象，描摹了保护鄱阳湖生态文明的历史画卷。《大湖之灵》用极富张力的舞蹈、华美绚丽的舞台、电影感叙事，诗化展现鄱阳湖的美好未来与期待，而这正是“当代性在场”应具有“共情性”。